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 第十五回 六監督虛文與醫學 瞿醫生傷命鬧冤魂

卻說莫夫人有個娘家的姪兒莫虛齋，父親友蘭，曾任藩司，虛齋自少不肯認真讀書，荒嬉廢業，不能成才，專好結交那些紳宦中有權勢的，如六亨蘭侯孟生之類，酒食徵逐，作勾欄押邪之游。六亨蘭最會巴結上司衙門，上自撫藩，下至道府，無一不夤緣到家。所擔任的要差，通統有十數項，如武備、財政、學堂無一不歸其掌握。他卻濫用私人，蟠據要路，分贓析肥，家私巨萬，終日裡打茶圍，又麻雀，花天酒地，嬉游若狂。至於所辦的差事，不過略具形式，一切內容腐敗的情形，種種難以枚舉，深恐文明日啟，民智漸開，攻擊者愈多，想要創一個未有的善舉，以保其名譽。想到現在杭城外，大小學堂，已屬不少。惟醫學堂尚沒有人創辦，我不如出頭，邀集紳商及醫界，集款興辦。一則可以掩飾上司的耳目，二則可以要給地方的聲譽。遂議定城隍山阮文達公祠，為開辦醫學堂的所在，延請莫虛齋為總教習，因其曾經從過瞿逢時習過一年醫的。用侯孟生為帳房，自己為監督。又請了餘仲翔、王利文、丁寶樹、汪筱卿四人為分教習，共招學生四十餘人，分膳宿與走讀兩等。膳宿者，每月十二元，走讀者每月六元。未開學以前，先請人做了一張傳單，又登了報紙，傳單上寫的，大約說：現今醫道式微，不能精進，遠不及東西洋，由於無學堂以造就人才的緣故。本學堂以造就醫界人才為第一宗旨，卒業以後，有多少好處的話。人家閱之，信以為真，於是多遣子弟，到學堂來習醫。

開學那一日，六亨蘭邀請許多外商學界，行開學禮，來賓有三四百人。一切模範形式，尚覺好看，不過未分課程。每日學習何項功課，亦從未宣佈。初起的時候，總教習莫虛齋尚每日到堂，四個分教習，亦日日到堂授課。不過教以《素靈類纂》、《湯頭歌訣》等書，還只讀而不講。學生也有初學的，也有已用過醫書工夫的。那班初學的，尚可欺飾，那班用過工夫的，頗不以為然。起初尚不過誹講，以不曉得教習的學問深淺也。

有一日，學生鄒小容等莫虛齋來時，向前故意問道：「王肯堂王孟英是那一朝人物？」虛齋答道：「王肯堂是王孟英的爺，乃本朝咸豐年間，我們浙江的人，你們到底學問淺薄，連我們浙江的同鄉，都不認識麼？」鄒小容聽得，與旁邊三四個學生不覺大笑，虛齋道：「你們笑什麼？我是有書為證的。其父肯堂，這句書難道你們沒有念過麼？」內中有一個湯慕莘說道：「這也罷了，敢問張景岳是那朝人物？」虛齋道：「嘻，這個人那一個不知道，張景岳即是張仲景，聞說他曾做過兩部醫書，叫什麼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翼》，這兩部書，我雖沒有念過，記得瞿先生說是最好的，你們也應該去讀讀，方曉得張景岳是醫生中最有本領的人呢。又聞得人說張仲景的《新方八陣》是諸葛亮傳授，從八陣圖化出來的，所以用來很覺神妙呢。」學生等愈覺哄然，正在為難之際，監督六亨蘭進來，學生等見監督來了，遂各散歸座位，亨蘭見許多學生，圍繞著虛齋，只道是講授功課，反向虛齋拱手道：「辛苦辛苦。」虛齋支吾了幾句，遂同亨蘭出門又麻雀去了。虛齋既去，鄒小容向眾學生說道：「這樣不通的總教習，看他肚子很大，總以為邊孝先大腹便便，藏著許多古董在內，不料全是一肚子茅草。總教習這樣子，其餘可知。我輩費了銀錢，費了工夫，到這裡來，不是自己陷在善坑裡麼？」內中趙靜庵說道：「人不可一概而論，現今時勢，每每有英雄好漢，屈在下位，庸夫俗子，濫登上席，總教習雖腐敗，或者分教習，比他勝幾籌，亦未可知。等他們來時，我來試他一試，便見分曉。」大家說道：「趙兄說得是。」

少頃，王利文先到，趙靜庵向前問道：「請教《傷寒論》如麻黃湯、桂枝湯等藥味總用到一兩二兩會之，如今時方，份量重了數倍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利文道：「這是一定的道理，你們不看見本草上說的，麻黃不可輕用麼？所以古方於麻黃等藥，必用至一兩二兩呢。」鄒小容道：「你說的是屁話，然強辯得尚有理，也虧你了。」利文勃然大怒道：「我說的話是放屁，你是學生，我是先生，你來衝撞我麼？今日要整規矩，罰你跟在堂下一點鐘。」各學生大家不服，紛紛擾擾，亂起來了。

好得餘仲翔等三人，一齊進來，問知緣由，三人見識稍好，明知自己錯了，不可責備學生，只得兩面調停，先將利文清到裡面去，然後再安慰各學生，說了多少謙虛的話頭，風潮方定。

這等教習，本領既已全無，倘能守規矩，照常敷衍，學生心中雖然不服，猶可以相忍為國，不致大起衝突。孰料這班教習及監督們，本是遊蕩放廢，習慣成性的人，初起尚礙著體面，不敢過於放肆，及兩次與學生口角，以為各學生終沒奈何我，遂日逐恣肆起來。每日午前，稍稍應酬功課，一到午後，便呼朋招友，又麻雀，打牌九，叫妓局，鬧酒席，有時鬧到二三更，有時通宵作樂，竟把一個醫學堂，鬧得不成樣子了。這個莫虛齋，前日莫夫人，也請他來開過方子，今聞得吳生醫好了莫夫人，又聽說是個風流才子，要來會會他。禮拜日，以探望姑母為名，來到賈宅，滕次引進，到內堂坐定。少頃，莫夫人出來見過，這莫夫人，雖是虛齋的嫡親姑母，因見他胸無學問，一味浮浪，不干正經的事，素來不大歡喜。從前也想與娉娉聯姻，屢次托人作伐，莫夫人總不肯答應，然究竟是嫡親姑，見了面，還是親親熱熱，教廚房辦了一桌酒席，請吳生出來陪飲。虛齋見吳生風流俊秀，說了許多羨慕的話，吳生一味謙遜，飲酒之間，虛齋說出醫學堂中許多好處，今天禮拜，學生放假，午後群賢畢至，務請吳生過去談談。吳生聽他說得那樣好，欣然答應。席散，虛齋即邀同吳生到城隍山來，一路說說笑笑，不覺已到阮公祠，走進廳事，見有四五桌賭局，鬧得喧嘩嘈雜。吳生見此處喧鬧，來到廂房內，只見兩三張鴉片煙炕，有四五人躺在炕上呼呼抽煙，見了吳生進去，來不及坐起，大家把頭一點，口內兀自呼煙，等一日呼完方立起身，說聲：「請這裡來躺躺。」吳生道：「請自尊便。」即走了出來，向虛齋道：「這也算醫學堂麼？莫怪兄弟直言，據我看起來，速宜大大的改良，方能持久。如不思改良辦法，我恐不到半年，必有散學之口呢。」虛齋唯唯答道：「容當與監督商酌，改良辦法，總求老兄台時時匡其不逮為幸。」吳生謙虛了一句，回賈宅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莫虛齋口內雖說改良，看官你想這班人，不大加淘汰，從什麼地方改起？虛齋聽了吳生的話後，數日內功課極為認真，頗思研究改良，無奈習氣太深，十日半月之後，依舊照常，不會改得分毫。各學生見這班人愈趨愈下，實在再不能耐，那一日又值禮拜，六亨蘭邀了莫虛齋、王利文，招了兩個有名的妓女，到堂作樂，又麻雀，吃花酒，各學生已屢次要拿他的大錯處，因人少未敢動，打聽得亨蘭所辦，有兩處中等學堂，其腐敗與醫學堂相等，學生數十人，已屢起衝突。這一日鄒小容等乘放假在外，即勾結兩處的學生，合共百數十人，出其不意，鬧進醫學堂來，將亨蘭等三人團團圍住，三人那裡走得脫，都被捆綁起來，割去辮子，將兩足略為放鬆，百數十人聲勢洶洶，扯將三人，遊行街上，胸前大書「監督押妓聚賭，教習呼妓聚賭」，一路鬧到撫台衙門，人聲鼎沸，轟傳入內。撫台知道，連忙出來，力勸解散，教各學生暫且歸堂，本院自有辦法。

各學生見撫台勸諭，遂將三人放下，一哄而散。撫台看了這等模樣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時已哄動官場，紛紛到轅問訊，撫台詳問一切，方曉得亨蘭等種種劣跡，當將捆縛解去，先行叱退，隨即參上一本，把六亨蘭的功名革掉，驅逐回籍。後來請得陸太史接辦，竭力整頓一番，方能處處合格，事事就緒。按下不表。

再說瞿逢時，為杭州城內最有名聲的時醫，前被吳雲翥折導了一番，心裡著實慚愧，那曉得這等醫生，原無本領，全靠運氣，等到運氣壞了，便要鬧出禍殃來呢。當時杭州城內有一個名士，姓黃名邁生，十八歲的時候，便娶了同城名儒蘇老先生的少女，小字鐵姑為妻。潘郎謝女一對玉人兒，彷彿神仙眷屬，鐵姑最喜歡吟詩作賦，邁生亦時愛彈琴吹簫。每當風花雪月，春秋佳日，鐵姑吟風弄月之餘，常請邁生教些音律，天性聰敏，一學即成。從此琴和瑟諧，真享盡閨房的豔福，遠近上大夫莫不嘖嘖稱羨。不料一日鐵姑感冒時邪，數日發熱不退，城內有虛名的醫生，如王利文、莫虛齋輩，都已請過，總勿見效。乃瞿逢時的大名，差片去請，至晚刻來診，稱是濕痰內結，用半夏、陳皮、茯苓、甘草、膽星、只實為方，言明服下當無不癒。那曉得鐵姑珠胎孕結，並非濕痰內蘊，服這方后，不到兩點鐘，黃生只聽得牀上大叫腹痛，聲聲不絕，急忙燃燈進去看時，只見鐵姑後愁滯，眼簾淚封，頃刻

之間，意中人竟向天上去了。黃生雖哀慟欲絕，而並不料著因報胎傷命，且以瞿係名醫，斷勿孟浪，且方藥平平，即不會歸咎於他。然而潘安仁悼亡之賦，不免時時刻刻傷心愴神，如癡如狂，有時候撫棺慟哭，有時候剪紙招魂，情極則癡念愈生，竟用黃紙寫了一篇訴狀，投化城隍神前，其中有數句道：「人死為婦，怪水弦之遽斷，我鰥果命，問井臼其誰操？神如有靈，夜當示夢。死若無鬼，廟又無憑」云云。暗暗禱告，默默焚化，踽踽涼涼，歸臥一室。忽然一燈碧綠，小如豌豆，恍惚朦朧之間，似覺有人說道：「我的病本不死，因是初懷胎氣，被那瞿庸醫用二陳丸加星枳所殺的，郎君當替我報仇，追究用二陳丸的人，勿必向城隍神煩讀埃」黃生驚惶回頭急看，即伊心中愛慕的妻室，竭力撐起要想挽留，誤觸門簾鐵鉤，驚倒於地，一汗而醒。隨即把燈火挑亮，細查驗方新書，見二陳丸加膽星只實，有衝牆倒壁之勢，遂大駭狂叫，咬牙切齒，誓不與瞿逢時同生。

等到天明後，即跑到瞿醫家裡，與他理論。無奈死無憑證，而又獨自一個，與強豪對敵，猶之乎螳螂奮臂，以當車輪，有何用處！終被旁人做好做歹的勸回。一股憤憤不平的氣愈結愈深，遂再將黃紙寫了一篇冤詞，重到城隍廟座前焚化，竟爾精誠所感，金石能開，厲氣所聚，果報響應。從此瞿逢時的家內無一時一刻得以安寧，常常的鬧鬼。瞿逢時終日見鐵姑披頭散髮，向他討命。不數日瞿即一病不起，嗚呼，為醫生用藥孟浪之報。

正是：東坡說鬼言非妄，西國敬神事有因。且看下回分解。